

《梅氏缀玉轩剧目》考论

郑传寅

摘要 考索梅兰芳能演和已演剧目是研究梅兰芳表演艺术的重要课题,但因缺乏全面准确的记载,加之统计方法有异,故人言人殊。新发现梅兰芳纪念馆藏有《梅氏缀玉轩剧目》抄本一册,其著录的 105 个剧目大部分是梅兰芳的演出剧目,有些则是能演而未演的剧目。著录者不是梅兰芳本人,很可能是著有《梅屑》一文的亚庸。其著录的最后一个剧目《花蕊夫人》,有人认为是尚小云所编演,但其问世早于尚小云编演的同名剧目。《梅氏缀玉轩剧目》未著录 1927 年 12 月 26 日在北平首演的古装新戏《俊袭人》,据此可推断其写定时间在 1927 年底之前。《梅氏缀玉轩剧目》出自梅兰芳故居,著录虽有遗漏,但它是当时著录梅氏能演和已演剧目最多的文献,既可从中一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梅兰芳超群的艺术功力,亦可见我国戏曲史由以剧作家和文本为中心向以演员和舞台表演为中心转型之新变。

关键词 梅兰芳;演出剧目;《梅氏缀玉轩剧目》抄本

中图分类号 I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3-009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18ZD07)

从 1918-2020 年,先后有多种文献著录过梅兰芳的演出剧目。例如,1918 年梅社编《梅兰芳》一书所收短文《顾曲梅话》^[1](P278-279),1920 年刘豁公编《梅郎集》一书所收亚庸的短文《梅屑》^[2](P510),1994 年朱家溍《忆梅兰芳先生》一文^[3](P6-9),2007 年张古愚《梅兰芳演出剧目补遗》一文^[4](P51-52),张斯琦《梅兰芳沪上演剧纪》(上编·戏码)一书^[5],2015 年王文章主编《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6],2020 年俞丽伟《梅兰芳演出剧目的生成与递嬗》^[7]一书等,但这些文献都没有注意到《梅氏缀玉轩剧目》的存在^①。

一、《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 105 个剧目

梅兰芳纪念馆藏《梅氏缀玉轩剧目》^②,兰色缎质提花封面上竖排题写册名“梅氏缀玉轩剧目”,内页为竖排红格宣纸,毛笔正楷抄写剧名,未编页码,无著录者姓名,亦无写定时间。

全册共著录 105 个剧目,其中,皮黄传统剧目——此为笔者代拟之名称,册中只有“昆曲”和“自制曲”两栏,排在“昆曲”栏前面的 62 个剧目未拟类别名称,实际上就是俗称的“皮黄老戏”,共 62 个,“昆曲”剧目 26 个,“自制曲”(即梅兰芳的新编戏)剧目 17 个^③。

《彩楼配》《三击掌》《别窑》《探窑》《赶三关》《武家坡》《银空山》《回龙阁》《美人计》《别宫》
《祭江》《孝义节》《大保国》《二进宫》《起解》《玉堂春》《教子》《祭塔》《宇宙锋》《六月雪》《桑园会》
《宝莲灯》《汾河湾》《御碑亭》《刺汤》《二度梅》《战蒲关》《打金枝》《金水桥》《芦花河》《孝感

① 此文曾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上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梅绽东方——梅兰芳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正式刊发前进行了打磨。

② 谷曙光教授在参观梅兰芳纪念馆最近主办的展览时,得见《梅氏缀玉轩剧目》并拍摄分享给笔者,但影本仅著录 70 个剧目。后又蒙梅兰芳纪念馆毛忠先生提供完整影本。特表谢忱。

③ 原件的剧目连续排列,且无书名号。引者将剧目分为三部分并给剧目名称加了书名号,其余一仍其旧。

天》《牧羊圈》^①《朱砂志》^②《南天门》《武昭关》《庆顶珠》《法门寺》《桑园寄子》《浣纱记》《探母回令》《五花洞》《虹霓关》(前后本)《樊江关》《穆柯寨》《穆天王》^③《戏凤》^④《醉酒》《长坂坡》《能仁寺》《弓砚缘》《得意缘》《破洪州》《天河配》《雁门关》(八本)《梅玉配》(前后本)《刺红蟒》《琵琶缘》《珠帘寨》《奇双会》《射戟》《黄鹤楼》《镇潭州》

《思凡》(以下昆曲)《出塞》《瑶台》《藏舟》《佳期》《拷红》《断桥》《水漫》《闹学》《游园》《惊梦》《寻梦》《琴挑》《问病》《偷诗》《庵会》《乔醋》《醉圆》《定情》《赐合》《絮阁》《小宴》《刺虎》《风箏误》《狮吼记》《梳妆掷戟》

《天女散花》(以下自制曲)《上元夫人》《嫦娥奔月》《麻姑献寿》《黛玉葬花》《千金一笑》《木兰从军》(前后本)《红线盗盒》《霸王别姬》《廉锦枫》《西施》《洛神》《牢狱鸳鸯》《邓霞姑》《一缕麻》《太真外传》《花蕊夫人》^[8]

“缀玉轩”乃“梅党”中坚罗瘿公题赠梅兰芳书房的名称,后亦用为梅兰芳全家迁往上海之前的北平故居之代称,出自这里的剧目著录自然是考证梅兰芳能演、已演剧目的第一手资料,兹就相关问题考述如后。

二、《梅氏缀玉轩剧目》与梅兰芳演出剧目的关系

《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是不是梅兰芳的演出剧目?我的答案:是,但不全是,其中有些属于梅能演但未演的剧目。

能演和已演并不是一回事。例如,《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昆曲和弋腔的梗概》中梅兰芳有言:“学会的昆曲,总共有几十出。在台上演过的,也不过只占十分之六七。”^[9](P350)梅兰芳收藏了很多剧本,但它们并非都是梅兰芳演出过的,梅兰芳演出过的剧目也未必都有剧本留存。也就是说,这份剧目表并不是梅兰芳所收藏的剧本的目录。那么,《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是梅兰芳的演出剧目还是能演剧目?经初步考证,它著录的大体上是梅兰芳的演出剧目,但又不全是,有些属于能演但未演剧目,这些剧目只有部分有藏本传世^[6]。试道其详。

《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寻梦》为《牡丹亭》之第十二出,笔者未见梅兰芳单独饰演此出之记载,比较常见的是《游园》《惊梦》两出连演;《小宴》是《连环记》第二十折,《长生殿》第二十四出《惊变》在舞台演出实践中将其前半折析出单演时,亦称《小宴》。《梅氏缀玉轩剧目》没有将《小宴》排在《连环记》的折子戏《梳妆掷戟》之后,而是排在《长生殿》的折子戏《絮阁》之后,显然是指《长生殿》舞台演出本《小宴》。《梳妆掷戟》是昆曲《连环记》的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折,笔者未见梅兰芳演出这两个折子戏的记载;《定情》《赐合》为《长生殿》之第二、三出,《絮阁》为《长生殿》的第十九出,昆曲戏班通常以《定情赐合》为一出献演,笔者未见梅兰芳演出昆曲《定情》《赐合》《絮阁》《小宴》之记载。不过,梅兰芳确曾演出过昆曲《长生殿》中的《鹊桥》《密誓》两出。梅兰芳谈及自己“学会的昆曲”时列举了民国六年以前常演的八种,其中,第七种就是《长生殿》(《鹊桥》《密誓》)^[9](P350)。1904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10岁的梅兰芳在北平广和戏楼首次登台,演出的就是昆曲《长生殿》中的《鹊桥》《密誓》,梅兰芳饰演织女。然而,《梅氏缀

① 《牧羊圈》,即《朱痕记》,一作《牧羊卷》,《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收录的剧本亦为《牧羊圈》,但只收由旦饰演的赵金堂(一作赵锦堂)的台词,属于只收某一角色台词的“单本”(抄录所有登场角色台词的剧本称作“总本”)。

② 《朱砂志》,通常作《朱砂痣》,一名《天降麒麟》。

③ 《穆天王》,亦即《枪挑穆天王》。

④ 即《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美龙镇》。

玉轩剧目》著录了此剧的《定情》《赐盒》《絮阁》《小宴》,却没有著录《鹊桥》《密誓》。

《弓砚缘》为《儿女英雄传》第七本,梅兰芳于1914年从王瑶卿学演《儿女英雄传》,后曾演出过有八本之巨的连台本戏《儿女英雄传》。梅兰芳说:这个剧目“演员支配得相当整齐,王大爷的何玉凤(十三妹)、凤二爷的安学海、朱素云的安公子、黄三(润甫)的邓九公、贾洪林的华忠、李顺亭的纪献堂、张文斌的赛西施、谢宝云的张太太、我的张金凤。在这三本、四本、八本里边,都有我的事儿。”^[9](P135)可见梅兰芳曾与人合演过《儿女英雄传》,《梅氏缀玉轩剧目》却没有著录《儿女英雄传》,笔者也未见梅兰芳单演《弓砚缘》的记载。《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第一卷收录有《弓砚缘》(狄云鸾单词本),但此剧有可能只是梅兰芳的藏本,未必是其演出本。

《奇双会》在梅社编的《顾曲梅话》和刘豁公编的《梅郎集》中均著录为昆旦戏,但这里却著录为皮黄戏传统剧目。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三章之第十一节专论自己学过和演出过的昆曲,其中说:“还有两出吹腔戏:《昭君出塞》和《奇双会》。”^[9](P350)《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第二章专谈《奇双会》,梅兰芳对此剧的定位是:吹腔戏,发源于徽班。吹腔是昆曲吸收的地方声腔,因其以笛子伴奏,演唱方法与昆曲接近,故吹腔剧目亦被视为昆班剧目。因京剧亦曾吸收吹腔,故也有人将这类剧目视为京剧。《奇双会》就属于此类“两栖”剧目。然而,梅兰芳论昆曲时才涉及《奇双会》,在谈及此剧的合作者时,梅兰芳说:“振飞是运用昆曲的开、齐、撮、合的唱法,悠扬宛转,富有感情,身段也是适当地使用了昆曲的传统法则”“和我同场演李奇的,起头是李寿峰(李六),他擅长昆曲,所以演得很恰当。”^[9](P167-168)也就是说,梅兰芳把《奇双会》与昆曲剧目作了区分,但又并未将其视为皮黄老戏,而是把它当作昆曲剧目的,《梅氏缀玉轩剧目》却将其排除在昆曲剧目之外,这或许也能说明《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者对梅兰芳的演出剧目不是太熟悉。

三、《梅氏缀玉轩剧目》的著录者

《梅氏缀玉轩剧目》的著录者是不是梅兰芳?我的答案:不是,有可能是《梅屑》一文的作者亚庸。

《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者显然不是梅兰芳,应该是经常活动在缀玉轩中的人,也就是“梅党”中人,但此人对梅兰芳的演出剧目似乎不是特别熟悉。

上文对《奇双会》归类的分析可为一证。兹再列举几例。

《梅氏缀玉轩剧目》中有《水漫》一剧,但“漫”字写成三点水旁,右边上半部为“温”字去掉三点水旁,下半部为“力”,查多种字书未见此字,电脑字库中更无此字,疑为“漫”字之讹或异体。《水漫》一剧排在《断桥》之后,当为昆曲《金山寺》之一出。昆曲《金山寺》^①原名《雷峰塔》,又名《白蛇传》^②《义妖记》,原本第二十五出名《水斗》,无《水漫》之出目。梅兰芳演出的昆曲《白蛇传》含《水斗》《断桥》,无《水漫》之名目。不过,在舞台演出中有时将《水斗》称作《水漫金山》。京剧《金山寺》亦名《水漫金山》或《水漫金山寺》,1922年11月22日梅兰芳在太平戏院演出义务戏,就有《水漫金山寺》一剧,《梅氏缀玉轩剧目》的著录者或许因此而误?此误或许可以再次说明,《梅氏缀玉轩剧目》的著录者不是梅兰芳,著录者对梅兰芳的演出剧目不是特别熟悉。

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兰芳演出过的京剧、昆曲传统剧目已近百部,但大约写定于此时的《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京剧传统剧目只有62个,昆曲26个,其中还有7个未见梅兰芳的演出记录,梅兰芳的常演剧目漏录甚多。例如《春秋配》是梅兰芳根据秦腔改编的有四本之巨的京剧正工青衣戏,也是他的常演剧目,早在1916年,梅兰芳就与路三宝、杨小楼、贾洪林等合演过此剧,梅兰芳饰演姜秋

① 昆曲《雷峰塔》又称《金山寺》,例如,朱尧文等有《金山寺(烧香水斗)曲谱》整理本出版,此曲谱即是昆曲曲谱。

②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第七章论及昆曲《金山寺》《断桥》,但在第二集第三章第十一节论及自己常演的昆曲时,用的是《白蛇传》(《水斗》《断桥》)。

莲,此后梅兰芳曾在第一舞台、开明戏院、上海大新舞台、荣记大舞台等处演出过此剧,合作者为王凤卿、姚玉芙、姜妙香、侯喜瑞、萧长华等名家,但《梅氏缀玉轩剧目》却没有著录。又如《延安关》(一作《反延安》)是皮黄戏中的正工青衣戏,也是梅兰芳的常演剧目,梅兰芳饰演双阳公主,《梅氏缀玉轩剧目》也没有著录。再如《红鬃烈马》,京剧正工青衣戏,是梅兰芳的常演剧目,梅饰演王宝钏,1926年12月20日上海大新舞台夜戏,梅兰芳曾与王凤卿、李万春等合演《全部红鬃烈马》,1928年12月31日上海荣记大舞台夜戏,梅兰芳曾与王凤卿、李万春、谭富英等合演《全部红鬃烈马》,反响均甚好,《梅氏缀玉轩剧目》却没有著录,也没有著录其中比较重要而且也是梅兰芳常演的折子戏《大登殿》。

对梅兰芳的新编戏,《梅氏缀玉轩剧目》也漏录较多,例如1914年问世的时装新戏《孽海波澜》,1916年问世的时装新戏《宦海潮》,1917年问世的时装新戏《童女斩蛇》,1927年问世的古装新戏《俊袭人》等都没有著录。而梅兰芳收藏的剧本中就有《俊袭人》《童女斩蛇》,而且这些剧目都是颇受观众追捧的。例如,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第四章专论《童女斩蛇》,他说“《童女斩蛇》的唱工,只有几句慢板,一段流水,情节亦比较简单,可是先后几场都满座,可以看出是这出戏还能吸引观众。”^[9](P229-230)《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了《牢狱鸳鸯》《邓霞姑》《一缕麻》等新编戏,不录影响颇大的《童女斩蛇》,而且梅社编1918年出版的《梅兰芳》一书中的《顾曲梅话》和刘豁公编1920年出版的《梅郎集》亚庸的《梅屑》均著录了《童女斩蛇》。这再次证明《梅氏缀玉轩剧目》的著录者不是梅兰芳,著录者对梅兰芳的演出剧目并不是特别熟悉。

那么,这个不是特别熟悉梅兰芳演出剧目的著录者是谁呢?试就此作进一步考证。

《银空山》与《回龙阁》(《回笼鸽》,一作《回龙鸽》,又作《反长安》)实为同一剧目,《梅氏缀玉轩剧目》却著录为两个不同的剧目,梅兰芳纪念馆藏梅兰芳演出剧本有《回龙鸽》(代战公主单词本),并无《银空山》之名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错误最早见于刘豁公编1920年出版的《梅郎集》所收亚庸的《梅屑》一文,其中皮黄戏一栏,亚庸将《回龙阁》与《银空山》著录为两个不同的剧目:

梅伶之戏,可称万能,兹为述之如左。

……(二)皮黄戏:

《祭江》《祭塔》《寄子》《教子》《孝节义》《孝感天》《二进宫》《六月雪》《宇宙峰》《虹霓关》《御碑亭》《梅龙镇》《雁门关》《战蒲关》《浣纱计》^①《满床笏》《彩楼配》《三击掌》《探寒窑》《回龙阁》《赶三关》《银空山》《武家坡》《珠帘寨》《穆柯寨》《战太平》《庆顶珠》《南天门》《樊江关》《汾河湾》《桑园会》《朱砂痣》《玉堂春》《盘丝洞》《能仁寺》《美人计》《长坂坡》《五花洞》《金水桥》《梅玉配》《刺红蟒》^[2](P510)

孤证不立,试再举一例。

1918年梅社编《梅兰芳》所收短文《顾曲梅话》是目前所见最先对梅兰芳演出剧目进行分类的文献,这一文献著录梅兰芳自首次登台至1918年的演出剧目61个,并将其分为“普通戏”和“过渡戏”两类,照录如下:

(一)普通戏

普通戏者,一般梨园子弟之所能演者也,惟造诣有高下。是在品评之人,得以领略三昧也。普通戏分庄严的、活泼的、悲慨的、缠绵的、英武的,为五大类:

(甲)庄严的

^①《浣纱计》,通常作《浣纱记》。

《探母》《雁门关》《孝感天》《蒲关》《孝义节》《祭江》《二进宫》《祭塔》《金水桥》《打金枝》《彩楼配》《硃砂痣》《桑园寄子》《桑园会》《武家坡》《浣纱计》《赶三关》《银空山》《御碑亭》《五花洞》

(乙)活泼的

《醉酒》(昆)《出塞》(昆)《春香闹学》(昆)《断桥》(昆)《长坂坡》《回荆州》《战太平》《樊江关》

(丙)悲慨的

《玉堂春》《女起解》《六月雪》《南天门》《虹霓关》《打鱼杀家》《宇宙峰》《春秋配》(此戏由秦腔而梅郎易为徽腔)

(丁)缠绵的

《思凡》(昆)《佳期》《拷红》(昆)《琴挑》(昆)《能仁寺》

《梅龙镇》《奇双会》(昆)《风筝》(昆)《天河配》《梅玉配》《汾河湾》

(戊)英武的

《琵琶缘》《金山寺》《盘丝洞》《枪挑穆天王》头本《虹霓关》

(二)过渡戏

何以不曰新派戏,而曰过渡戏?盖新派戏无歌,即德拉玛也,有歌者,如欧美之欧拍拉。今梅郎所演者,非不能演纯全之新派戏,特因一般社会心理趋重歌曲,不得不排演过渡戏,即新派戏而加以歌曲也,此亦梅剧得社会欢迎之所由来也欤。过渡戏分表情的、舞蹈的为二大类。

(甲)表情的

《一缕麻》《木兰从军》《邓霞姑》《牢狱鸳鸯》《童女斩蛇》《千金一笑》

(乙)舞蹈的

《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嫦娥奔月》^[1](P278-279)

普通戏、过渡戏的名目显然不太科学,未能概括出此类剧目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亚庸《梅屑》一文著录梅兰芳自登台以来至1920年的演出剧目65个,并将其分为昆旦、皮黄、新编三类,这一分类与两年前的《顾曲梅话》完全不同。《梅屑》的这一分类着眼于演剧形态,与《梅氏缀玉轩剧目》的分类是基本一致的,《梅氏缀玉轩剧目》将梅兰芳的剧目分为皮黄、昆曲和自制三类,与《梅屑》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

据此推测,《梅氏缀玉轩剧目》的著录者或许也是亚庸,亚庸当是笔名,其人当是经常在缀玉轩活动的“梅党”中人。

四、《花蕊夫人》与梅兰芳编演剧目的关系

《花蕊夫人》是不是梅兰芳编演的剧目?我的答案:梅兰芳(或“梅党”中人)编写过《花蕊夫人》的剧本,但是否演出过,尚无确证。

《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最后一个剧目是“自制曲”《花蕊夫人》,有人认为此剧是尚小云编演的新剧,梅兰芳没有编演过此剧^①。此说不确。梅兰芳编写《花蕊夫人》剧本在前,尚小云编演《花蕊夫人》稍后,尚小云的《花蕊夫人》很可能源于梅兰芳。

尚小云确曾演出过《花蕊夫人》,但梅兰芳编排此剧早于尚小云。在报道尚小云演出《花蕊夫人》的

^① 例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曾白融主编《京剧剧目辞典》“花蕊夫人”条:“尚小云编演。”

相关消息中,有的就直接点明《花蕊夫人》原为梅之“专剧”。

1928年9月4日(阴历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第二版《戏剧》栏肖伦《时下名旦之新剧及本戏观》载:“梅兰芳(新剧)《木兰从军》《一缕麻》《葬花》《奔月》《红线盗盒》《千金一笑》《散花》《麻姑献寿》《别姬》《洛神》《西施》《太真外传》《俊袭人》《花蕊夫人》《桃花扇》《春灯谜》《凤还巢》(本戏)《春秋配》《雁门关》《天河配》《六月雪》《宇宙锋》。”^[10] 1928年12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花酒头陀《梅花谱》有言:“梅兰芳……《俊袭人》《凤还巢》《春灯谜》《全本宇宙锋》《空谷香》《花蕊夫人》诸剧、均为梅于今岁新顾曲谱妙曲家罔不望眼欲穿、梅拟于星期之后、先择一剧演唱、”^[11] 上海《大报》1929年8月18日第三版余余《戏的消息》有言:“梅兰芳新排《花蕊夫人》新剧、今已排练纯熟、将在赴美之前、作临别纪念唱、”^[12] 《北京画报》第五十八期(1929年11月9日)第二卷第三号《戏剧特号》絮厂撰短消息《花蕊夫人》有言:“报载兰芳前排《花蕊夫人》一剧,曾演于沪上,今拟漫游欧美以前,在平演习,以资预备云云。”^[13] 北平《今天新报》1929年6月29日第五版舜九撰《九畹室谭剧》(续)在谈及尚小云的《花蕊夫人》时有言:“按:《花蕊夫人》为梅兰芳之专剧”^[14]。

1931年9月27日的《京报图画周刊》第四版登载了“尚小云本装及新排花蕊夫人剧照”各一,所附文字曰:“二十六日在吉祥戏院出演”^[15]。这是尚小云在北平首演此剧的报道。

综上所述可知,梅兰芳确曾编有《花蕊夫人》一剧,编就的准确时间不详,但从当时上海、北平两地的报纸报道推断,不会晚于1927年,1928年已有多人在报纸上提及。1929年梅兰芳曾在上海演出过此剧的说法,只是传言,并无确证。尚小云编演的《花蕊夫人》1931年9月26日在北平吉祥戏院首演则是确凿无疑之事。

上述文献只有1929年11月9日刊于《北京画报》的一则消息说“报载兰芳前排《花蕊夫人》一剧,曾演于沪上”。报载,何报所载?何时在何戏院演出?均语焉不详。笔者查阅了张斯崎编著《梅兰芳沪上演艺纪》(上、下),此书上编“《戏码》”主要记载1913年至1956年梅兰芳在上海的演出信息。”“《戏码》依据于《申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京剧演出广告”^[5](P3),但《戏码》并无此剧在上海演出的记载。1929年1月13日的《申报·梅讯》有言:“《花蕊夫人》已在北制曲,此次亦在审定之际,《水殿》一场,传神阿堵,倘加纂演,定受欢迎。”^[16](P190)可见一直到1929年1月,《花蕊夫人》也只是梅兰芳的拟演剧目,并未真正在上海演出。1931年10月11日的《天津商报画刊》有白公撰《花蕊夫人之诗》的短文,其中有言:“尚小云近又编花蕊夫人一剧,不日即将在北平演唱,此剧梅兰芳亦曾拟编排,其剧本闻曾编就,其后迄未排演,今遂让小云着先鞭矣。”^[17](P1)

梅兰芳大约在1927年或此前编有《花蕊夫人》的剧本,大体可信,梅兰芳纪念馆藏有《花蕊夫人》剧本,为仅录花蕊夫人唱词和道白的“单本”,红格宣纸抄本首页《花蕊夫人》剧名前标有一“梅”字,此亦可证梅兰芳(或梅党中人)确曾编有《花蕊夫人》一剧。上海《大报》1929年8月18日第三版余余《戏的消息》所言“排练纯熟”之说,虽仍有可疑(有人认为梅兰芳只是编了剧本,但并未排演),但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然而“曾演于沪上”之说系以讹传讹的可能性则比较大。当然,此剧也有可能在梅兰芳不登广告的演出——例如堂会中演出过。

五、《梅氏缀玉轩剧目》的写定时间

《梅氏缀玉轩剧目》写定于何时? 我的答案:1927年12月底之前。

《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是梅兰芳1932年举家迁往上海之前在北平拟演或已演剧目,已演剧目居多,能演而未演之剧目很少,1932年之后,因梅兰芳举家迁往上海,北平缀玉轩中人已星散,《梅氏缀玉轩剧目》亦无1933年6月16日梅兰芳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的《抗金兵》和1934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的《生死恨》之著录,可证《梅氏缀玉轩剧目》的写定时间在1932年春梅兰芳举家迁往上海之前。

那么,《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具体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了大约于1927年

或稍前新编的《花蕊夫人》一剧,但没有著录1927年12月26日在北平开明戏院首演的古装新戏《俊袭人》,也没有著录1928年4月6日梅兰芳在北平中和戏院首演的《凤还巢》和1928年9月7日在北平开明剧场首演的改编戏《春灯谜》。这三部戏当时都产生很大影响,有的成了梅兰芳的代表作。例如,1928年12月17-1929年2月2日,梅兰芳率承华社到上海荣记大舞台演出,《凤还巢》《春灯谜》《俊袭人》都各演了两次,但《梅氏缀玉轩剧目》均未著录。没有著录《凤还巢》或许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凤还巢》的“凤”字与“奉”音同而下令禁演有关,但未著录《俊袭人》或许可以说明《梅氏缀玉轩剧目》的写定时间在1927年12月底之前。何以言之?在北平编排、首演新编古装戏《俊袭人》是梅兰芳重要的戏剧活动,活动在缀玉轩中的“梅党”中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梅氏缀玉轩剧目》写定于此剧首演之后,著录者即使对梅兰芳演出剧目的全貌不够了解,也不会漏录《俊袭人》的。

六、《梅氏缀玉轩剧目》的特点及价值

《梅氏缀玉轩剧目》作为戏曲目录学文献,呈现出以演员和舞台表演为中心的鲜明特色。自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以来,我国戏曲目录学著作大体上是以剧作家为经,以戏曲文本体制(杂剧、南戏、传奇)为纬来建构框架的,但自花部戏曲崛起以来,这种框架已不足以经纬剧坛,因为大量的剧本是艺人创造的,没有主名,而且是随演随改的世代累积型成果,有写定本的不多。《梅氏缀玉轩剧目》的框架结构与传统戏曲目录学的框架结构不同,它专为名伶著录其能演和已演剧目,体现出以演员为经,以表演形态(皮黄老戏、昆曲、新编时装戏和新编古装戏等)为纬来经纬剧坛的鲜明特色,昭示了我国戏曲史由以剧作家和文本为中心向以演员和舞台表演为中心“转型”的新变。

《梅氏缀玉轩剧目》著录的105个剧目绝大部分是梅兰芳的已演剧目,少数几个未能找到演出记录的剧目,要么属于梅兰芳能演而未演之剧目,要么是梅兰芳演出过但演出记录至今尚未发现(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所未见广)。它著录了《花蕊夫人》一剧,纠正了学界《花蕊夫人》仅属尚小云的误判。《梅氏缀玉轩剧目》出自缀玉轩,可信度远高于其他著录,是1927年之前著录梅兰芳演出剧目数量最多的文献,而比它早几年的《顾曲梅话》和《梅屑》仅著录了梅兰芳的60多个演出剧目。《梅氏缀玉轩剧目》甚至比2015年梅兰芳纪念馆编的《梅兰芳演出剧本选》所著录的剧目还要多^①,可见它是研究梅兰芳表演艺术——特别是能演和已演剧目最重要的文献,可谓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份剧目名录中一窥20世纪20年代的梅兰芳超群的表演艺术功力——由于戏曲演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当时属于梅兰芳前辈的名演员大多能戏百余出,但30岁挂零的梅兰芳能戏已在百出以上(有的把一出戏中不同的折子戏都当作独立的剧目统计,把梅兰芳在同一出戏中饰演不同人物的戏也当作不同剧目著录,故梅兰芳“能戏”之数远大于百出),而且其中既有京剧,又有昆曲;既有传统戏,又有一批新编戏;新编戏中,既有时装戏,也有古装戏,这在其同辈名伶中并不多见。

《梅氏缀玉轩剧目》还昭示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京剧艺术辉煌的历史——一个青年演员能戏达百余出,而且他们不仅习演数量可观的优秀传统戏,还专门为自己量身打造大批与时代脉搏共振的新编戏,促使古典形态的京剧追随时代的步伐前行,在保持剧种传统特色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艺术革新,这是繁荣的戏曲演出市场和追新求变的时代语境造就的盛景。

参考文献

- [1] 梅社.梅兰芳//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第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
- [2] 亚庸.梅屑//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
- [3] 朱家潘.忆梅兰芳先生.艺坛(内刊),1994,(2-3).
- [4] 张古愚.梅兰芳演出剧目补遗//蒋锡武.艺坛:第5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①《梅兰芳演出剧本选》共著录梅兰芳的演出剧目102个,其中有些既不是梅兰芳的能演剧目,更不是已演剧目,而只是梅兰芳收藏的剧本。

- [5] 张斯琦. 梅兰芳沪上演出纪: 上编·戏码.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 [6] 王文章. 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 1-4 卷.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 [7] 俞丽伟. 梅兰芳演出剧目的生成与递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20.
- [8] 无名氏. 梅氏缀玉轩剧目(抄本). 北京: 梅兰芳纪念馆藏.
- [9] 梅兰芳. 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 梅兰芳全集: 第 4 卷.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6.
- [10] 肖伦. 时下名旦之新剧及本戏观. 时事新报(上海), 1928-09-04.
- [11] 花酒头陀. 梅花谱. 时事新报(上海), 1928-12-20.
- [12] 余余. 戏的消息. 大报(上海), 1929-08-18.
- [13] 絮厂. 花蕊夫人. 北京画报, 1929-11-09.
- [14] 舜九. 九畹室谭剧. 今天新报(北京), 1929-06-29.
- [15] 京报图画周刊, 1931-09-27.
- [16] 郭宇. 梅兰芳沪上演出纪: 下编·梅讯.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 [17] 白公. 花蕊夫人之诗: 须眉读之能无愧死. 天津商报画刊, 1931, (25).

An Examination of *Mei's Zhuiyuxuan Opera Catalog*

Zheng Chuanyi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 examine the operas that Mei Lanfang can perform and has performed is an important topic studying the research of Mei Lanfang's performing arts. However opinions vary due to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records and the different statistical method. A handwritten copy of *Mei's Zhuiyuxuan Opera Catalog* has been newly discovered in Mei Lanfang Memorial Museum, and seems to have evaded the existing relevant research. Most of the 105 operas recorded in the Catalog are Mei Lanfang's performance repertoire, and some are operas that Mei could but didn't perform. The author is not Mei Lanfang himself, but probably Yayong, who wrote the article *Plum Blossom Debris*. The last one on the Catalog *Lady Blossom*,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and played by Shang Xiaoyun, but it came out earlier than Shang Xiaoyun's eponymous opera. The Catalog does not include the new costume opera *Pretty Xiren*, which premiered in Beiping on December 26, 1927, which implies that it was written before the end of 1927. Although the list is not complete, the Catalog found in Mei Lanfang's former residence is the document that records the most repertoire that Mei could perform and has performed. The Catalog not only gives a glimpse of the outstanding artistic skills of the young Mei Lanfang in 1920s-1930s, but also reveals a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 from the playwright and text-centered to the actor and stage performance-centered.

Key words Mei Lanfang; repertoire; handwritten copy of *Mei's Zhuiyuxuan Opera Catalog*

■ 作者简介 郑传寅,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